

麦林推理

美杜莎 的诅咒

(德) 托马斯·提迈尔 THOMAS THIEMEYER 著
杨凡 译

MEDUSA

一支受国家地理协会委托的全专家团队离奇失踪在

神秘的洞穴迷宫

一座深埋于地下八百公尺的石窟

与拥有死亡和毁灭力量的石头雕像

一个唯一能够解释迷宫里秘密符号的女人

掺杂美丽传说与黑暗力量的

美杜莎石眼的诅咒最终能否被解开?

广西人民出版社



美杜莎的诅咒

MEIDUSA DE ZUZHOU

(德) 托马士·提迈尔 THOMAS THIEMEYER 著
杨凡 译

 广西人民出版社

桂图登字 20—2010—32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杜莎的诅咒 / (德) 提迈尔著; 杨凡译.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7-219-07286-8

I. ①美… II. ①提… ②杨… III. ①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 048077 号

Title of the original German edition:

Medusa

©2004 Droemersch Verlagsgesellschaft

Th. Knaur Nachf. GmbH & Co. KG, München

监 制 彭庆国
策划编辑 徐嘉谦
责任编辑 吴长杰
责任校对 唐柳娜
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40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7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7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7286-8/I·1355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每个人都是一轮圆月，有自己从不示人的阴暗面。

——马克·吐温

摘下一朵花的人会打扰一颗星。

——弗兰西斯·汤普生

**献给布鲁尼，
感谢过去十七年的美好相伴……**

目 录

1 峭壁上的史前绘画	001
2 “入侵”的探险队	014
3 美杜莎雕像	029
4 似曾相识的队员	040
5 神秘的指向	054
6 杜兰德上校	063
7 向黑暗之山进发	072
8 双面间谍	085
9 被催眠的探险队员	094
10 “战友”的传真	106
11 寻找沙漠的水源	110
12 黑暗之山的入口	120
13 沙漠风暴	131
14 被控制的梦境	142

15	发光的地穴	151
16	立方体的魔音	162
17	美杜莎之眼	169
18	被识破的间谍	180
19	洞穴壁画的隐喻	189
20	间谍的殊死较量	200
21	美杜莎的微笑	213
22	美杜莎的魔力	223
23	开启出口的音符	234
24	劫后余生	244
25	新的挑战	253
26	上校的诱惑	263
27	图阿雷格老人	273
28	沙漠陷阱	287
29	邪不胜正	296
30	美杜莎的秘密	307

1 峭壁上的史前绘画

沿着干涸的河床而上，靴子踩在石子上，嚓嚓作响，枯草束上的露珠闪耀着光芒。山羊羔抱怨的叫唤声回荡在不知名的山谷里，空气中偶有苍蝇的嗡鸣声，它们在寻找舒适的地方，以躲避白日里的热浪。

汉娜·彼得斯透过镜框边缘，望着钴蓝色的天空——万里无云。尽管太阳已经高高升起，在日光照耀下，悬崖在自己左侧投下黯淡的阴影，但空气中仍透着昨晚的凉气。再过两个小时，这里连影子都不会有了，空气会烫得扭曲闪烁，每前进一步都将很痛苦。在那之前她必须到达标记的地方——三处“瓦迪斯”交汇的河流旁的一座峭壁。瓦迪斯是当地人给定期有水的干涸山谷起的名字。地图上的一切看起来都很棒，仿佛是为她寻找峭壁绘画而作。

汉娜翻了翻背包寻找她的手表，她的手碰到了护照，护照在这种地方根本不会丢，很快她摸到了自己想要找的东西。

已经7点了，该死。其实她本可以提前一个小时出发，可

昨天夜里她必须喝下那杯海枣酒。舌头粘上了口腔壁，但现在还不是饮用军用水壶里的水的时候。在这里必须分配好储备水，这是她历经惨痛教训后学会的。她还想向前走，避免让自己暴露在中午的阳光下。

她正要加快步伐向前走，忽然听到一阵咆哮声，一阵打破山谷的寂静的咆哮声，一种大型动物的吼叫声。

汉娜蹲在一块岩石后面，吓得屏住了呼吸。十五米外站着一头阿达克斯羚羊。汉娜曾见过一群像这样易受惊扰的动物，但在沙漠的边缘。一头这样的动物会独自走进这么远的山里，她是闻所未闻。那是一头棕灰色毛皮的羚羊，卷曲的角足有一米长，是一头壮硕的羚羊。

羚羊用鼻子在风中警惕地嗅着，胁腹微微颤抖，仿佛已经长时间处于紧张状态。它在害怕什么？汉娜环顾四周，什么都没发现。她知道，如此靠近一头受惊的大型动物是非常危险的。她在不惊扰它的情况下一边慢慢地向后退，一边用眼睛寻找周围可藏身的岩石。

突然她听到碎石飞溅的声响，羚羊抬起头，慌乱地四下张望，发出恐惧的呻吟声，咽喉似乎也扭曲了。它突然一跃而起，用令人窒息的速度冲了出去。汉娜惊呆了。羚羊那箭一般尖锐的角低下来，向她全速奔来，像一列火车一般朝她迎头猛撞。汉娜手无寸铁，没有任何东西抵挡，也没有任何岩石或树木可容她藏身。她的脉搏剧烈跳动着，她相信自己感

觉到了羚羊奔跑引来的地动山摇。她张开嘴想大叫，却发不出声音，只好手足无措地盯着它那硕大的角。突然羚羊腿部被猛烈地击打着。这头巨兽轰然倒下，卷起一阵尘土，扑到她脚边。不知过了多久，汉娜才重新开始呼吸。

羚羊一动不动地躺在她脚边，她战战兢兢地向后退了几步，双臂环抱自己的身体，无法相信刚才发生的一切。她既没有听见枪响，也没有发现其他什么足以令刚才一切发生的事物。当烟尘散去，她才发现有两只沙漠色的猎狗蹲在羚羊的尸体旁。它们一定是跑得太快，以至于汉娜根本没看见它们靠近，又或者是极度的恐惧使她没有注意到它们。它们是一对长胡须的短毛狗，一只正暴力地用牙啃住羚羊后足，另一只则咬住羚羊的脖颈，喉咙中还发出充满威慑力的咕嘟声。

汉娜收回目光，一屁股坐在一块平坦的岩石上，用颤抖的手指打开背包，取出水壶。清凉的水滋润了她的喉咙，让她感到舒服了些。她闭上眼睛，感到一团阴影袭来，再睁开时，一个“塔吉”——图阿雷格男人站在她面前，一双眼睛在深蓝色的面纱后闪耀。

“你还好吗？”他的声音饱满而清晰，说着没有口音的法语。汉娜目瞪口呆，心有余悸。她点点头，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是的，一切都好，谢谢。”她抹掉脸上的尘土。塔吉点点头，转身走向羚羊。这时她才意识到两只狗是他的。狗看到主人的手势后，放开了猎物，带着焦急等待的目光把猎物拖

到几米开外的石滩上。汉娜在悬崖顶上发现了两匹帅气黝黑的骏马。它们兴奋地喷着鼻息，仿佛已经等不及主人的召唤。汉娜将注意力重新转回到羚羊身上，她几乎被吓住了，这头动物虽然被击中并摔倒，但它依然活着。它惊恐地站起来，呆呆地立在一边。塔吉用手抚摸羚羊的鼻子，让它安静下来，接着用温柔而有力的动作翻动它的身体，直到羚羊四脚朝天躺倒在地。不难看出，羚羊对所发生的一切毫无意识，弯着腿呆呆望着空气，一动不动。

塔吉抽出刀的时候，汉娜屏住了呼吸。他柔和地破开了羚羊的胸膛，挽起长袍的袖子，将自己的右臂伸进羚羊的身体里心脏所在的部位。汉娜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一幕。羚羊竟然没有流血，双眼充满平和，仿佛带着信念等待自己的死亡。羚羊没有任何被残忍剥夺生命时的挣扎。塔吉的手按压羚羊的心脏，减慢心脏跳动的节奏，直到最终停止下来。羚羊的身体慢慢蜷缩，眼神变得黯淡，这一切令汉娜感到不可思议。

塔吉手脚麻利地取出羚羊的内脏，大部分扔进了一个皮袋子，肠子扔给了猎狗。猎狗迫不及待地吞下了自己的战利品。塔吉把肾脏切成两半，一半留给自己，一半递给汉娜。汉娜犹豫着，他向汉娜点头道：“吃吧，对神经有好处，能促进血液循环。”

她知道拒绝会是对塔吉的一种侮辱，因此她拿起手指那么大的一块肾脏塞进嘴里。温暖而带有血腥气，却出奇的柔软。胃在造反，她几乎不咀嚼就一口吞下肚，努力抑制随后

上涌的恶心感。塔吉抬起头，摘掉保护皮肤免受沙土和太阳伤害的面纱。汉娜惊喜地看着这个老人的脸。他肯定有五六十岁了，围着那张沧桑的脸的头发已经开始泛白。

“科赫。科赫·谢意可·麦拉克，来自凯尔·阿耶赫族。”他说着，向她伸出手。她走上前，两人把右手放在胸口。汉娜在阿尔及利亚生活了很长的时间，她了解这个动作的意义。

“汉娜·彼得斯。我是考古学家，研究石器时代的悬崖壁画。”

“啊，您就是那个和凯尔·厄苏福族说过话的女人。我听说过您。”

“希望是听到好的。”

“说实话，这里的人觉得您疯了。一个女人，独自一人走向圣灵，他们说肯定是疯了。没有图阿雷格人自愿去老人生活过的地方。”

“但我不是一个人。我的同事在一个几天路程之外的基地营里。而且我研究老人——随便他们怎么叫——已经快十年了。”

“奇怪，我们竟然还没遇见过您。我每隔两三年都会来这里捕猎。”

“也许是因为我一直在其他地区工作。我第一次来塞发。”她好奇地看着他。他脚上的皮革沙滩鞋画满艺术图案，脖子上挂满传统的格里斯——一种由许多小皮袋子组成的项链，里面装着图阿雷格的民族崇拜和《古兰经》章节，用来保护他

的诅咒

受沙漠幽灵的伤害。

又娜有一个想法。“也许您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她说，准备去这附近的一个地方。”她从背包中拿出地图，指着为目的地的地方给他看，“您认识这里吗？有没有什么标悬崖壁画或者艺术的东西？”

科赫凑近地图，眼神中充满不确定。汉娜又指向另一处，“您看，我们在这里，这是我们所在的峡谷，陡峭上升，两边是高地。”她仔细观察对方，他好像渐渐明白了，用她的手指划过纸张，研读着地图，然后说：“没有，什么都。您不用费力了。”

汉娜心一沉，一切都白费了。今天不是她的幸运日。她折也图，塔吉忙着摆弄他的羚羊。他吹口哨唤来马匹，使出身气力把羚羊抬到马匹背上，又把皮革袋子挂在马的两，翻身上马。“别失望，高地掩盖了许多像您这样的人想要道的秘密。我刚才令您置身危险当中，作为补偿，我想给看一些东西，您一定会感兴趣的。”他伸出手。

汉娜迟疑了。她不确定是否应该接受邀请。图阿雷格人对性十分友好，因为女人在男人外出时长期照料营地，因此们的影响力非常大，颇受男性尊重。当然即便是塔吉也会与败类。

“我不知道。我需要水，而且我的同事在等我回去。”

“水不是问题。来吧，您不会后悔的。”

这个男人眼中的什么东西说服了她，他是出于好意的。她

拉着他递出的手，跨上了他身后的马鞍。

一小时后，她手握一杯茶，坐在一间凯玛的平顶屋下。图阿雷格茶是沙漠居民在沸水中煮开的绿色叶球，味道又甜又重。汉娜想要喝那种烹煮过程很费时的饮品，在图阿雷格的营地里，这个东西根本不在话下。

她边抿茶边观察四周。她热爱撒哈拉，觉得这里是她能想象到的最美的地方：Tassili N' Ajjer——河流的高原，就像图阿雷格人叫的那样。一个被风和水侵蚀出来的阿尔及利亚东南高地，一个原始得犹如刚被上帝创造出来的地方。她所在位置的南边有两座山：霍干山和阿伊尔山，都是深色的火山，是一个像但丁的《地狱》中所描绘的地方。西边和东边只有沙漠，无穷无尽的沙漠，像海洋一样，它的波浪能达到250米高。那是艾尔格的国度，世界上最大的沙漠。没人能在那里存活，除了图阿雷格人。相对沙漠而言，Tassili N' Ajjer犹如一座伊甸园。这里有泉水、意大利柏树林、海枣，偶尔能碰到一条蛇，一头羚羊或大耳狐。这里还有鸟儿：乌鸦、兀鹫，甚至是老鹰。Tassili N' Ajjer就像一座在沙漠来袭之前拯救了所有撒哈拉生物的岛屿。

汉娜观察科赫如何处理羚羊，平均的四刀划向皮毛，一刀划在颅骨，之后在羊皮下用气泵一吹，像摘手套一样轻松取下整张毛皮。他小心翼翼地挂起毛皮晾干，又开始工作。他把肉整齐码放在皮革袋子里，不时抛给猎狗一些碎肉，却又不让它们真正吃饱——它们不能丧失狩猎的本能。当科赫结束

他的工作，并明确表示不再有食物喂给它们之后，它们才跑出去在悬崖间自己觅食。

“好了。”完工后他转身对着他的客人，“请原谅我的失礼，但我必须现在把它处理掉，不然肉会腐烂。回来的时候皮革袋子里肉的都熟了。”

汉娜眨眨眼，说：“那是自然。您有一对得力的帮手。这猎狗是什么品种的？”

科赫笑了：“杂种，最好的猎犬，从来吃不饱，从不满足，因此它们的捕猎本能从未丧失。它们被驯得很好，非常清楚自己不能杀死战利品。”他坐下给自己也倒了一杯茶，问，“为什么您要寻找悬崖壁画？”

“因为我喜欢。南非也有悬崖壁画，但没有这里的保护得好，也没有这里的壮观。在撒哈拉的中心，干燥的空气比任何一个博物馆都能更好地保存壁画的花纹和颜色。”她发现自己又在讲学了，好在科赫没有表现出不耐烦的样子。她继续道：“问题就在于壁画的寻找。在一个面积和欧洲一样大的陆地上去寻找壁画，就像谚语说的——犹如大海捞针。但在这里——德加奈特的东北，能找到非洲最美丽最壮观的壁画，甚至是全世界最美丽最壮观的。最多只有法国西南Vézère洞画能与之相比，比如大名鼎鼎的Font de Gaume，Les Combarelles或者Lascaux。”科赫谨慎地点点头，“这里没有名字，只有悬崖峭壁和老人的绘画。”

“是的，但它们有着无与伦比的美。我第一次看见它们，

就知道没有任何人能够研究这些的画作。”说到这里她的声音渐渐轻了下去。

科赫用手指抚摸着茶杯的边缘，问道：“您一个人在大沙漠里行走，您的家人怎么办？”

“我的家人？”她苦笑道，“我已经多年没跟他们联系了。我父亲恨我，因为我是唯一一个没有达到他期望的孩子。他想让我接管他的生意，或者做一个得体的家庭主妇，只有这两种选择。可惜，跟我的姐妹们相比，我可能是让他最失望的一个。”她的声音戛然而止。这么长时间以来，她没向任何人如此坦诚地说起自己，对她的助手也没有。她也很长时间没有遇到一个如此耐心倾听她诉说的外人了。她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内心是多么孤独。她站起来，说：“您不是说有东西给我看吗？”

科赫看她的眼睛有些模糊，便说：“抱歉，我太好奇了，这不礼貌。”

她摆手道：“我的错。我不该用我的问题使您无聊。但能和人聊聊天，这感觉真好。”

他笑了笑，说：“能再为您加一杯茶吗？”

“谢谢，我够了。”

“好。那我们走吧，不远。”科赫拍拍手，旋即猎狗又出现在他们眼前。科赫站起来与汉娜消失在帐篷的阴影里。

在阳光下，他们的额头立即冒出汗珠。还没到中午就已经这么热了，地上的碎石仿佛能把脚板点着。科赫走在前面，

在悬崖间开辟出一条窄小的道路。猎狗紧追着主人跟过去，汉娜留在原地四处张望。这个地方看起来可不像他承诺的那样。靠这些年对悬崖模式的了解，汉娜已经形成一种可靠的直觉。悬崖上有风力侵蚀留下的痕迹，如果真有什么，也早被沙漠里的喷沙机毁了。但她知道，不能太早下定论，也许他根本不是给她看什么绘画。

她随着图阿雷格人走进窄小的过道，越往里走，墙壁间的空隙越小。有两处她只能侧身过去。相机擦过裸露的岩石时，她发现保护罩已有划痕，于是嘟哝了一声“该死”。她摘下相机挂在自己手臂上，倍加小心地呵护。过了几米之后过道豁然开朗，呈现出一个童话般的山谷凹地，四周是几乎没有磨损的悬崖，垂直插入云霄，围成一个接近完美的圆。中间是一眼草草围起来的井，井旁边生长着一棵原始的意大利柏树。依形状和树冠大小判断，这棵树在这里挺立了大约三千年，古老得几近石化。活化石，这个词从汉娜脑中一闪而过。身边的井口令这棵树闪耀着难以形容的美丽。

“太棒了。为什么这样的地方却名不见经传呢？”

“我们图阿雷格人对外保守秘密。过去这里是一个重要的水源地，也是一个祈祷的地方。但这口井在好几代人之前就干涸了，祈祷也因此停止了。”

汉娜举起相机放在眼前，但科赫摇了摇头，说：“请不要拍，这是一处圣地。根据《古兰经》的旨意，这样的地方是不能照相的，抱歉。”